香樹齋文集

PL
2705
I378A16
1750
v.3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香樹齋文集卷九

嘉興錢陳羣集齋

尺牘三

與族人公札

前月接來槭言及　先奉常祠堂及彭城　祖塋所有祭產賃房年來司事者擅賣致祭品日減祠宇日就傾圮僕作宦京師不能遠顧因思　祖先艱難締搆遺命長房世守勿替惟是相沿日久子孫之分尊而有行者察之使不得妄動其說固是殊不知長房據守日久竟視爲世業旁人不得

越俎而問所以日朘日削莫可救藥耳據愚見應急爲清理以現在所存之產按房次序擇兩人輪管三年更替此後諒無捍網者别生事端矣其已費之產姑且緩追并寛毁櫝之罪勿傷　先人之心范忠宣云攻人之過毋過嚴要使其堪受卽此意也善後之策無出此矣倘　先人有靈誘其衷俾後來任事者於年歲豐收辦祭之外以所餘積爲脩理祠堂之費幸甚幸甚族衆昆弟酌行之可也

與鄂虛亭宮詹

昨奉訪因得握手顏色雖清減而心神定靜又喜詞氣間但有恐懼修省之意絕無患失消阻之情此是平時見地流露非強而飾之者也

聖天子日月照臨隨材器使必無終置閑散之理全要善體

天心不自暴棄耳雨露人皆知為能生物也然弱植小草間有得雨過多不能受者雷電人無不驚怖然振滯發蒙功有甚于雨澤者我　后之生成一蒼穹之不測也窮經格物守孔門之一言嚴曾

氏之三省持之以愼審養之以從容又以餘力涵
泳乎詩文討源于漢魏集益于唐宋並取名家法
帖晤對臨仿年餘稍習弓矢以固其精神凡與朋
友相見皆有益學問之語餘則守瓶以志不磨願
與好友共矢此志弟通籍將三十餘年惟不敢妄
想發無益語差可自信吾兩人同業翰林同趨
禁近又蒙 恩同長宮官效古人贈言之誼略陳
數行知我者鑒而采之幸甚幸甚

與姚範冶

人日小力從京回天雄接讀手示懃拳諄懇極慰調飢並聞歲前請假侍奉挈眷而南成行有日際聖明之世遂烏養之私伯氏觀察南州寧親路近仲氏歸來嶺表色養身先季則十年館閣醇謹守身比于處子今復蒙 恩肩隨舞綵束長生訓南陔之養則曰勗增爾虔以介丕祉其言孝子潔白則曰鮮倅晨葩莫之點辱維賢兄弟其殆庶幾此實太夫人令善所積義方所詒而益以徵天道福善之理如操左劵者弟自締交以來辱愛最深知

H. H. MU CHINESE LIBRARY

之最切回憶二十年前襆被奚囊千里負笈今則後先輝映中外著美若非履信思順有默佑之者未易臻此也弟自筮仕後時時以少年納履踵決景況銘勒心目間所以驅除妄念屏去浮慕久之漸近自然老先生鑒其鄙直每于天倫行樂時一思故人身親之苦見地將益開裕四詩雖不工而情意眞切無一字膚泛可自信也

與俞磁州

去秋往復滏陽雖未獲親緒論而尺一紛披聊當對面自昨冬入都後至小除始出貢院適野堂姪相聚數夕煨榾柮煮凍笋未嘗不數及道腴昆季也元宵之次日即循行京東南諸郡折而北訪孤竹度居庸幾于刻無寧晷遂至疎候每從南來者致詢近狀道善政頗悉藉以少慰嘗見士夫于交遊戚鄙通籍者必祝其遷擢于聖賢道理相去甚遠古循良之最著者如杜詩召信臣輩皆久于其職以盡父母之實來父母之呼朱邑于桐鄉則逾

二紀卓茂爲密亦十五年而後教化大行擢封褒德侯足下屢被最徵遲于遷轉庶幾前哲往蹈不致廢墜不亦善乎日內順德試竣即來廣平公餘當圖良覿話十年來積愫把酒燈前數别後新添華髮當在嘉平上浣矣

與李宮保

趣夫言旋展讀台示佈悃開誠推心置腹三復之
下如對明鏡如接春風良由老公祖先生和衷念
切舊雨情深爲人謀而必忠日惟曾省見懿德而
篤嗜永矢仲懷俾弟得時資敎益幸也何如朱邸
復
命往復保陽覩士庶之歡騰見軍容之壯盛其爲
愉快所不待言然自迎送晉接以至洒掃庭除皆
由匠心擘畫未免有費淸神矣傳阿兩公攜酋長
來歸足徵小醜懷德畏威天下蒼生聞者莫不稱

慶弟日來衡校甚憊心志頗煩昨得好雨霡霂滂
沱正在公堂坐雨時一聞此信五內欣悅筆所難
宣謝
恩奏入雖經通政司駁揭以愚見揣之老公祖十
年節鉞兩長卿台事事上合
天心殊恩特獎迥非尋常指摘所能增損萬一耳
昨聞自陳鴻製字字從至性流出才冠代而不有
功至大而若虛畿輔數千里營制民情官方士習
以及刑法倉庾墾田弭盜三載以來衆緒就理而
謙退之心不自滿假記從前駐浙時曾遇茲典敷

陳督撫所應辦之事灑灑洋洋有倫有要一再捧
讀心志不忘此番體格逈不相同而前後並美制
勝爭奇宜乎　恩綸褒奬永著臣規爲後進之楷
則也弟素切服膺松茂栢悅與有榮施兩月以來
惟有勤慎自矢冀免隕越而翰敎所及賞許逾分
益滋不安至先生進館一語尤當銘佩率泐走謝
並賀崇禧臨啓依切

與完卓巷

老公祖先生厚誼疊加淸風緩播被服之餘勿諼永矢又復贈我名言銘諸座右詩八百朋之錫殆謂過之至于解佩雲囊笑揖更贏之賜借乘玉勒用寄繞朝之鞭結分契情于今猶及章身比德依古爲徒別後爲春暉學士前輩携至郊墅秉燭夜遊乃在溽暑火雲中覺田家况味勝河朔遠矣廿二日薄暮抵會城及旦以次走詣諸公俱申握手之情以弟遠行欲以蔬果敘談猶覺俛仰皆寛元老職在調燮愚見以培扶元氣爲先羣公忝竊相

信頹然薪蕘惟眼穿渴雨白蹢未逢悶坐寓齋攢
眉鎮日也廿七日必歸槜李七夕前後方得長行
藉使馳復不盡儀封世兄札自當手致舟抵汀周
後再寄尺一道途次鄙狀耳

與馬墨林

棧雲燕樹相憶經年雙鯉何因時爲於邑足下宦蹟所至輙有賢聲井里故人長依日下每爲耳及私心竊喜亦自艷也近企福履日增爲慰陳羣自與兄分袂以來僅守條冰寒暑日坐薄笨車入金華門循分編摩申 刻歸寓閉門課子不覺年歲之長惟思吾輩受

朝廷厚恩年垂耳順既列通顯惟以成就人才使實有裨于政事者多得一人則心上便添一分快活不賢者教之教之不改則咨嗟良久而棄之弟

惟持此以期白首耳記舞象勺時同隊之魚不下十數輩今中外食祿僅我與老長兄二人白香山云猶有誇張年少處頻呼張丈與殷兄此裁柬奉寄而洋洋得意不覺襲白傅故事相嘲也便中仍望示眠食及諸近舉措以慰鄙懷至弟之悚惕黽勉則知我當想象于六千里外無容多及

與吳眉菴前輩

新秋薦爽溽暑旋回先生于樞府餘閑情殷舊雨剪時蔬以博情話且以侍憂戚向隅再三招喚使于接言通問間蹔撥憂滯仁人用心至深極厚煎蔬敘舊非讌會比也侍非拘腐輒敢固辭乃數日來腹洩頭暈胃氣殊惡坐久必不能刻下又有親串自遠來唁尚屬小兒陪之若軺車奉詣心亦不安俟行期有日尚當易衣求教並乞轉致諸同好不備高安世兄年富學勤識見超卓昨曾一見語及先人則潸然涕下及諸弟孤露則慨然以成就

自期詢及麟遊清苦則曰此此是好消息及挑選則以奉
旨仍許應試爲殊榮從此堅持此志立定脚跟吾師未竟之業庶可似續略言大槪知同人聞之必有大慰大快者矣身阻文席心戀良朋寸箋代面只尺依依

與曹榕齋明府

俞少君若節通都共白獨不亮于豪胥非見貴友復函幾爲髮指擬即鼓武林之棹以俗冗暫羈計詣錫山相國走別時當在天中節後縣詳宜于此時馳上太早則又批駁叠相國海疆重任經國神勞逼行事件豈能親目若輩伎倆弟自當痛切言之受益當不獨俞少君也附去紙筆之費此爲第三次弟雖綿力而懿德所在不敢後也惟老先生酌與之

與沈似笠

日前以俗冗之海昌數日卽從彼處上塚泥濘不可言刻下甫歸首問家季得先生强飯狀甚慰初冬乍寒且莫出門襟懷瀟灑固是長溪本色尙左餘哀尤須排散餓則少進不必拘時晚來把握知先生綽有定力岐問上士之對自能佩服無俟故人覼縷也街石雨乾當緩步清話

與陸念劬

去冬舟泥邗江適見高鴻南下僕也窮子匍匐迷歸君是放人蕭騷獨往僕慰君以珍重好俟後期君憫僕之顛連許申前晤勑奚童而掃徑命稚子以授經雖下乘駑駘未勝鞭策而良工辛苦畢示方圓自秋徂冬旋往而復以婚姻之重大致鼓篋之睽違凡足下近日襟懷皆老夫昔年閱歷皐比未暖實非本心華札見詒頗明斯志昨已買榾柮數簍乘此冬夜率子若姪稍親簡編城南燈火事實師于退之硯北追呼義有乖于君子倘畫眉餘

暇博議成書乞乘風便惠寄一二俾開茅塞幸甚
幸甚

與沈固廬同年

扁舟奉訪紆道梧桐鄉里廼蒙注念枉用相存忽于雙林橋畔喜接清音遂爾執袪連帆並進指點溪山使旅人不至迷于所往事有相阻而若相成非夫分契情洽心會緣深者未易遘此者矣信宿高齋醉酒飽德風流餘韻沾溉良多歸舟惠以盤餐分誼之厚下若味深未足比並諸小阮遇我特厚當之悚然先師圖卷諸前輩名篇林立侍又何能復綴敘情述德敬題四章奉報使他日雲仍讀之知老輩交照耳又兩卷付舟子攜去玉陽山藏

冊當同墓誌再馳上也拙書疎放恐損文叔先生大作奈何格式當裁付以便恭繕匆匆奉謝不盡

與陳子方

尊處攜來諸紙早爲揮就久留案頭不取今竟不可得容覓紙奉償若云欵識後他人不得取則大不然乞米帖新婦箋何曾預識後來珍藏家名氏耶拙書雖不工而廿年以來天下好事者頗知筆法在茲爭相寶貴乞而不得則已得而不取殊不解也此後惟願錄就即取無使執筆人多費紙耳言此亦足見予落落不自收拾也

與黃生建中

渭南揮手情致依依僕嘗言道義中有眞契不信然耶足下兄弟天性篤摯自相從半載以來無間晨夕忽爾言別攀轅淚下固其宜耳獨怪三輔諸父老與僕相接爲時至暫而會送都亭甚至山谷野人生未入城市者且充闉塡巷舉袂如雲洒泪如雨僕何能致此此皆

聖德感孚深入人心不應僕志自然呈露者也僕自謂與諸父老相會有日况足下乎惟願努力自愛勿攻勿忘勿銳進而退速勿得半而輙廢勿困

于飢寒而稍挫勿狃于習俗而不知勿小喜而有矜心勿躐等而思驟獲大抵經生受病處只是怕貧賤耳必豐于財厚其位以去貧賤天也非人所能爲也僕所爲去貧賤有操之自我者矣曰儉則不貧勤則不賤足下心味之身體之必以僕言爲然也文章乃學問之餘事而聲韻又爲文章之一端僕每爲諸子言輒以考訂四聲爲急務誠見秦俗爭習兎園冊子其視經書如苦口之藥明知其可以療病而肄業不及之者皆由于聲韻不講耳誠使讀一爻諷一什而依韻和聲抑揚反覆吮玩

而得其味吾見其寢食于此恐後矣欲荒得乎欲蕘得乎使今之秦人果如西京風物則僕之爲此言者不亦輕量諸子耶昔有人詣村學中聞教授生徒者曰都都平丈我就其室取書看之則上論語也急正之曰郁郁乎文哉其人不信學問之道未可與捫籥者言類如此也舉業以純正典切爲主後場時務亦須酉心僕所望于汝兄弟者文行兼優爲三輔表率以承先賢以啓後學場後便當專函致汝北來便示數行聊寄欲言不盡

與汪松泉尚書

三月十二日接讀手復獎許逾分益深慚悚更服老先生于扈從勤勞時三接之餘歸至行帳夜中燈炧猶復拳拳故人周匝慰勞至于如此非親厚之至何能若斯昨冬見尊書凡四種今又跋其二柏梁體一詩綽有信筆所之得如志者每見古人于晚年所作多不能精深僕自過耳順後亦以此自懼暇時輒取唐宋名家按其年譜所作潛心察之誠有先物卽李杜亦如是也王新城歸田後但多絶句惟朱竹垞查他山尚不露衰颯之狀皆年

登八十韋蘇州酬張協律則云觀文心未衰如閣
下來教所云或可少緩須臾得見
聖世昇平固大幸也惟是幼而長長而壯壯而老
無日不在辛勤憔悴中今體氣粗安而百口難支
日僅進粥碗許飯一碗皆粗糲與竈下養同牢亦
安之若素郎每日割肉二觔老妻西席婺媳及甫
離乳之稚子僅一波及餘皆如未受戒之窮僧耳
幸嗜好本不在此每燈下讀書猶聲出金石偶有
會心偶一怡悅精神時衰時長任之而已四五兩
令郎頗知猛省而攻苦得力兄勝于弟則年為之

也擬清和之杪往會城一看聞先生甚好兩尊人可以放心來教之不能爲百草憂春雨良是而樹德務滋天相吉人洞酌之義自不爽耳茲因齋摺家人之便附以代面萬不可勞答示也

與汪謹堂尚書

前者小力齋摺回家接閣下復函中及浙西民莫
情形如繪并吾郡獨苦向隅無不遠照幸際
聖主念切痌瘝而司牧者未免粉飾動稱豈敢以
天家之雨露妄費邀譽此語固是殊不知實無災
而濫報則爲干譽虛糜有災而不察則窮黎無所
托命豈
皇上已溺已饑之盛心卽如江浙兩省同被風潮
同受蟲傷卽使浙災稍輕于江南亦不過十分中
稍輕一二分耳江南之請截漕者百餘萬而浙省

止請五萬不及二十分之一徵漕之後十室九空
且逺買楚米添入還漕及兌漕纔足民食大艱幸
荷
聖心預爲籌及發楚米十萬濟糶若使司牧先期
報明多請截漕地方存米充足米價未必遽爾騰
貴豈非失計之甚者耶此雖成事不説然浙西受
病之由實職是耳十月以來從會城分撥二萬兩
施賑又紳士便家量力捐助七邑計得銀五六萬
兩昨棠
聖慈慮及播種爲目前第一要務窮佃得有資補

現在春收菜子蠶豆大麥小麥俱可有收其在浙東如寧紹等府已經成熟再遲半月浙西三郡亦俱可收成矣則五六七三月可以接濟所關非小葢當塗欲回護前失總云嘉郡勘不成災徵漕米則曰踴躍輸將誠如是也則嘉興一縣現在與賑施者十五萬丁口秀水一縣現在與賑施者十五萬七百餘丁口卽就二邑爲數已至三十萬衆矣此皆有施册可憑試思納漕後未及一月此饑民又從何而來乎天災流行何地蔑有一隅偶歉自有定數遭際

大聖人在上而司牧者未能仰體有負　盛心耳
春收可以接濟亦是大幸事也將來七八九月間
青黃未接之時須得豫籌平糶之米方好此雖爲
期尚緩然有不得不籌及者捄荒本無善策捄荒
而曰不荒之荒更寡善策也老先生以國計民生
爲念且受
恩至重居心至公陳羣蒿目民艱分應備述公餘
詳覽留意不盡

答葉趯宗

修門僑寓衡宇毘連澤國里居水雲可接廼老先生養志承歡靜修子舍弟則卧病守拙踵息首邱每于箭里人來得近履佳勝藉以快慰昨從太倉王世兄處寄到手函循誦之餘旣佩勤拳復喜翰札飛動直闖唐賢之室猶念舊情深記及當年同巷時擘牋分韻燈炧酒闌情致眞令弟流連不已惟是稱許逾涯爲勿敢當耳表弟敬宜之便數行代面並錄詩一卷拙字一幅奉寄昔東坡好作書見紙輒低頭信手塗之弟亦有此致貴郡名牋佳

者爲致數十紙作消夏生活此箋亦可壽三五百年世以其脆爲不及古紙信然殊不知紙法近失傳竟以宣城紙爲宣德紙者中郎虎賁殆類是耳趙松雪書多有松陵箋者至今完善已四百年物其目爲脆不能耐久恐自位置太高矣呵呵

與子厚姪

足下到京後愚意謂今春倘有考試教習之信自可獲售稍爲寸進地步孰意大兒奉
旨派出閱卷足下與我父子以服制論之例不應迴避乃下榻清齋則又在同爨之嫌長安人海恐未得與選者藉爲口實尊見極是往往一歲之內各種教習尙有請考之處萬無重派閱文之事至于秋風得意一日三千里願足下勉之安命待時尤屬讀書人本色但愚注望足下之心則無時少釋也不一

嘉興錢陳羣集齋

尺牘四

示端孫

昨接汝手稟知汝父泒出闈卷命汝寄爲我藏[illegible]

天恩摺底詞亦得體至我受

聖慈憐惜格外施恩實夢想所不到我自慚年老識短恐難圖報惟願汝父子時時祗凛讀書立品存厚道行正事耐性執謙敦勉孝弟以爲資事根本使我晚年心上寬裕或可少緩須臾毋死是即

汝父子盡孝道于我矣我半年中精力日衰獨此摺感激實深據事敘情倘有唐宋人遺意汝可另錄一稿時爲諷誦題寫謝　賜免罰鄉俸劄子以補古大臣未備之作我之作詩文進呈必依古昔名臣格律全無一點膚泛所仗
皇上聖學高深未有不洞見底裏汝父恭繕時無俟增減也

與黃建中文中兄弟 四十三則

年兄兄弟俱以誠實勤學致生起敬自去夏至今每共晨夕生雖冗次病餘而講論經傳達旦不倦昨匆匆分手此情何可任也惟願兩年兄始終肆業相爲師友今秋得與鹿鳴之燕生當平鋪角簟遲我嘉賓也昨馬首東瞻士民遮道扶送皆其感戴

皇恩之實效生何德之有焉桑枝桮影邉繪出太平景象那得不樂倘如父老約使車重渡灞滻再話疇昔此樂更何如也舍弟處時通音問爲佳令

親均乞候候

又

途間數行曾收覽耶僕于四月廿日入都日內近
狀俱悉舍弟信中年兄晤間可得聞也僕之存心
兩年兄早已洞燭大概惟誠謹二字庶幾時時勉
勵耳所欲奉寄筆詩韻文章等項當覔便寄上也
家中托庇粗安闔潭俱廸吉爲慰日內有
恩旨嘉奬三秦士庶可知衆心歡忭便可仰邀
聖心悅豫
天心民心感應至捷理固然也顧羽奉候並望時

惠遠音以慰我懷切屬

又

入都後附有數行于溧陽公家報轉致曾收入未僕一載循行幸免隕越以臣下供職之常分邀

國家優敘之

殊恩益深慚悚矣更喜

聖心悅豫嘉我士庶日內接讀

恩諭想父老益爲鼓舞不倦矣正在懷思忽雙魚遠賁展讀之下且慰且感兩年兄天性醇謹孝友無間于學問一途可謂誠心向慕者矣僕固愧爲

人師而相成之念夙有微尙所以通籍以來將十餘載自接侍名公卿而僚友而親屬下及輿臺行路每有通言論事之處輒布誠以與以爲如是吾心始安耳非謂必人知之也然諒者固多厭倦者亦復不少僕觀世俗受正言者往往不可多得名公鉅卿多以胥位自高不能虛己以受餘子又以識見錮蔽自安于不如聞人正言見人正行曰彼固應爾吾何爲此也又曰庸詎知彼之所云非其所安也坐是自棄者不少如兩年兄者可謂求之誠而行之力矣顯然絕無二者之病愧僕非洪鐘

不足以應叩者之願耳秋風振翮把袂非遥承惠藥物卽專人寄奉家慈翁屈兩令親遠貺愧無報瓊少遲再寄不盡

又

前者楊令友回去附數行想覽及耶鄒榮來接年兄翰示詞氣通暢覺得筆下掃去塵障甚爲可喜學問之道原非頃刻間事今日通一理明日會一事久之自成學者今日行一善明日習一禮積之便成儒者凡旦夕剽竊之爲皆非眞心學好者僕之所望于昆玉不若此也僕自春夏來刻無寧晷

惟存心愈求其厚律己愈進于嚴朱傳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緊緊做去尚覺未能然不敢自恕千里相質惟此而已兩年兒姿性雖未爲上等而信道既篤不可因貧苦稍有游移不怕不到君子地位舍弟界立心要做好官只恐耳目有未周知識見有未廣處年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方是愛人以德也讀書箴一帖乃將還朝時倉卒所辦然置之學官爲是近聞鐫家攜至其家此大可笑祈爲曉之

又

兩月未獲便寄數行亦未接手示殊懷想也閱題名深以兩年兄未與爲闘科名前後自有定數切不可因此介意甚至廢學尤爲淺陋矣葢立身行巳親師好學原不爲博取科名而設況積而久之自然通達耳僕自回京後心緒煩雜眷屬多病至有不起者然館務之餘猶親簡編惟求好學如年兄者百不得一甚至中夜自思偶有所得無可論說輒擁衾而坐懷人況味性分中較勝尋常十倍也前訂冬初卽來奉邀其所以少遲者或僕以他事出京則恐成相左俟仲冬前後當寄信于家弟

處爲謀策蹇也久不得家弟問爲念曾有實授信否種種應爾意者便間時爲指陳松鶴五經文字兩種已收到見時乞爲致及三冬最宜菑畬經學每見應科舉士子于下第後多玩愒束典籍歲餘至歲試始解時文包裹此陋習也切勿效之便羽附候其未遑詳述種種者一因去人匆迫一因冬末春初定當把晤俟暢敘以悉

又

令兄入都得知尊大人而下俱安好爲慰愚此番雖未得差然條氷冷況久而安焉且令兄來意原

爲請業請益愚雖無所知識自當竭誠相與以期
有成飲食起居與在家時一樣並屬尊大人不必
遠念遊子也本意欲延令兄爲小兒師奈數日前
適請金壇李先生課大小兒矣今擬擇日課第二
小兒及大小女至于束修已于會城從四舍弟酌
定便可按季從醴邑支取總之愚之淸况賢昆玉
所深悉而令兄寒苦又愚所洞悉彼此體諒事無
不濟令甥輩向從汝兄今聞年兄設帳此最美之
事據愚見敎授生徒宜省去附學多人專心敎道
屈氏弟兄務以成就爲主其應讀何等文何等書

愚當就便寄來也教學全要時刻善誘以弟子之心爲已之心使之有疑必問問則詳悉以示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寬嚴並濟而得其中使弟子皆有歡欣鼓舞勇于從令之心則庶幾矣因風便寄不盡

又

令兄來接年兄手教嗣又兩枉牋示並閱家言覺近來學力稍進字畫亦有把握數千里外如對面談矣每便羽去輙在冗次不獲裁答時用歉如學問之道不待外求孟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三語守之足矣一暴十寒無益也近奉
上諭士子宜留心性理立體致用年兄年富力强
七年之病畜艾三年言備之豫也附去近思錄策
學二部可時時體味並以課徒最爲有益家中薪
水隨分量力倘舍弟來省每事不妨商之

又

歲試之事自然遞一遊學呈要看大例若必要呈
明在某處遊學則不妨竟說在京中贊善錢宅教
徒或求廣文師于學臺前禀明亦可學臺王公大
君子也實在遊學必無慮耳

又

小力西去附有數行想達鄴架其屢次見年兄寄令兄信詳悉近來問學頗有進境字學雖未能驟見脫胎然握筆平正匀淨做去亦便是長進處也至于詩學全要放開心眼大胆做去若拘拘然惟恐失拈以求成章者未之有成也葢詩兼賦比興三義隨處觸發皆有之不必贈當道則云百姓歡呼與人遊春則云花嬌柳嫩謝人留飲則云松醪不辭也能于源頭上討生活以大氣舉之則歡呼花柳松醪皆爲妙語矣是在好問學者深思之耳

有齋令親遠念京邸故人淸況其意良厚所寄恰
買米二石相與甚長且不作俗套謝語年兄見時
致鄙意可耳外膏藥五張奉上

又

年兄旋里後僕每公餘無事一室攤書至有體會
古人處未甞不以黃生歸去爲悶也自去冬及今
公務忙冗大倍于前昨初夏蒙
皇恩頻加超擢實出望外曾口占誌感詩中有惟
有文章爲薦主更無干牘到師門之句愚半生心
跡惟年兄相依日久實所深知也舍弟署中諸事

何如焉有四月不通音問之理鄒榮何至不安其身乃爾惟在善處之或命其來京亦可

又

接年兄手信及諸年兄候信一種惓惓之意令愚懷想無已也自令兄回秦後一則忙冗更甚一則每乏之便致疎修候非善忘也碑扇俱收到久未得四弟信懸念不可言昨蒙
皇恩連擢實出望外惟有益加感愧耳承關切至形諸夢寐足見交道之眞總之報稱二字平生抱歉刻不可釋未知何日能再晤暢譚也便紙不盡

又

每見手示喜問學稍進足下姿禀遲鈍進難退易須知之僕屢寄家言皆從極忙中發去遂無暇另啓奉候年兄接侍日久當亦諒其懶慢耳制藝總以切實警策爲佳閉門造車全在未雨時也舍弟處未及札候大約郟榮到陳倉在重九前數日矣並致舍弟可耳

又

屢接手函況示縷覼如對面譚也別後問學稍進差可慰耳昨徐時元來京頗得賢昆近問殊快聞

年兄偶一至寶雞得毋荒館課耶立身行已進德
修業工夫平時諄諄處甚多鱗鴻往復忽忽未及
也

又

日前接年兄信知首膺選拔且有通省書法第一
之賞僕亦與有榮耀益信孝弟忠信身體力行不
求人知自然表著從此益加淬厲虛以受人勤以
集已更未能測汝所到矣勉之勉之僕奉
命視學畿輔日內受事賤眷俱留京師家鄉親友
接踵而至者誓不相留其清苦之況不減夙昔而

焦心勞思刻無寧晷則更甚于趨走頭廳時矣出京時曾諭小兒云年兄到時不妨下榻寒齋並有藉爲指臂之處須卽日起程爲妙淸和前後掃榻以待到後便可接至行署至囑至囑

又

久不通問念甚昨得舍弟信知年兄仍畱陳倉歲內務望來京以慰懸懸念幸甚愚于正月初十內必至保陽須俟五十餘日始得竣事卽考貟定台旌必經之路到則竟投尊刺巡捕各屬立卽回明便可相見也年兄從前依僕讀書未及經年匆匆

別去彼此綣綣殊難爲情今足下應選入貢僕又駐節畿輔正宜速圖良會何遲遲至此尚未來也舍弟須屬其愈加謹慎愈加黽勉除無益之應酬凡一切職內之事井井有條吾母年邁精神恍忽愚日夜憂懼辦公之暇熟思審處縱有餘力必不能傍及尋常浮泛之人矣舍弟亦有至性但欠遠慮耳至于愚之淸苦筆難盡述今冬日用又甚浩繁自春間迎接家母以及途間諸費收拾房屋鋪陳約費八百餘金皆取給豫支養廉遠近之人無不知使人心事目下掌

恩仍畱學政之任惟終始不渝以報
命也會期不遠臨啓依依

又

驪山握别放泪失聲昨者廣渠門外又復相抱痛哭一則傷離一則含戚其爲黯然消魂者未甞不同而境地自殊矣人生能得幾遍哭耶從此宦塗聚散抑又何期各自珍重可耳頃聞有江蘇之行似聤期不遠足下志行純篤一事不苟將來政績必然有成平心靜氣合天理而當人心不任情以矯俗不卑靡而詭隨仰體

聖天子誠求保赤之盛心勤補拙而儉養廉殆其
庶乎繞道省親未為不可但須即日叱馭或借令
弟以往同歌陟岵致足樂也此刻從張灣解纜計
足下抵吳當在仲冬望前以早為貴或先過舍下
一譚再去吳門或到吳撥令弟一過亦可見當事
後即交執照萬不可他往也小心小心

又

接信後知雙扈已來吳下慰甚所見甚合我意如
此立志自然有成就之日但還須刻刻提撕耳牧
民原非易事况繁劇耶幕友已斟定一二人束修

尙未言明總之年兄之事與生自己一樣自當盡心也書啟等類已定朱倣親名源者乃王闇學之舊友也曾在陝中閱文此刻又有倣親姓趙乃孝廉曾爲粤東令現在籍居住他于刑名書啓挂號兼任之總之一有地方卽刻飛力來此當買舟而來也愚于擇日舉襄後若宇下甚近亦當買舟一看

又

昨吳門人來知年兄委署震澤欣慰何可言署中諸事鬪從郡城延致數友想粗能料理初試卽得

劇地全賴精神管攝竪起脊梁立住脚跟竭忠盡
孝正在此處着力幸際
皇上至孝至仁恩膏浹洽無一夫不被而東南物
力民風尤爲
宸衷注意簡任大吏類皆公正明達之才分猷布
化責在有司錢糧何以清理而催科務在不擾獄
訟何以不繁而案件不可混擱去訟師之刁習培
良善于平時善善惡惡長長幼幼繩鄉里之武健
表節孝之芳型塾師鄉正公餘則課督之崇文學
而端實行仁讓可興大異乎俗吏之爲方不負生

平所學至地接太湖必摘伏如神勢必訓練捕役然此輩善伺長吏之意貌爲趨承陰爲養奸不可不察也漕務若未曾辦完最爲切要署中需才固急亦須擇謹慎小心能自愛者方可僕與年兄從萍水相遇竟成知已僕之取于足下者在誠實忠信足下之依依于僕者見僕內外如一一絲不苟是以愈久愈深今里門接壤宇下倘有不能體諒者以足下爲僕所知希冀推愛或稍稍隨力相佽升斗則可若有人在外招摇足下不察出重治則僕亦終身不復與足下相見矣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僕不得不先言之也王梅旣用在門上尤要十分小心若有一毫錯失足下笞斃馬市用雁門太守故事夫復何疑張淸人亦安靜但須諭以利害以其去家不遠也餘再報不備

又

到任後諸事蝟集所不待言而可知矣須從要處着想刑名錢穀旣有人矣我處所訂似乎可緩再過一二月如必須再商亦可朱源長兄此時議定八十金一年連節儀在內一應書札謄淸草稿俱其所長也恂如我意原要俟年兄接家脊後延伊

課令郎最好今日一想此時幕中令弟尚未來必須切已細心可托之人爲妙恂如與生相處最久我奉差秦中一應大小事俱托伊料理伊總無悮且知道利害不肯負心一毫不苟此時可留在署中不論要緊事托他如管銀錢亦可如要作書札暫時亦可如雜用諸事亦可我算來此人必不悮事也震澤大邑若能有好聲名將來便不可限量若上臺看來不能勝任便難上進恂如若留伊料理每年或三十金訓令郎亦可或稍添至四十金留在署中辦雜項亦可相知弟兄不必斤斤較量

也

又

張清來接手信知年兄委署嘉定此邑繁劇號稱難治吾鄉賢陸稼書先生曾任數年士民被化至不事敲朴催科竟不費白紙至今德之先生從享
廟庭實發跡于此年兄躬逢
聖世師法先賢純用德化安在古今人不相及耶余日望之矣虞田既承相委郎束裝來其人正氣必不有悞也愚日內心緒甚不寧其詳悉之虞田至于辦事固貴小心亦不可每事過于遲徊務使

在署諸人或親或友或南或北齊心相助必要清名惠政甲于南州方于愚數年屬望之意適愜耳

又

久未得音問念甚想年兄閫署平安也今年雨雪綿密江浙相同目下辦漕項自然忙冗之至年兄清身若體百姓自有公道彼蒼自有公道但種種須合天理當人心以善于體察爲主生之近狀總在賢昆意料之中筆不盡述耳

又

別後想交代事宜俱已辦理清楚恂如以母病辭

歸諸凡可有得力者否坤一閱卷將告竣耶邵大中丞竟爾不起同朝少一狷介之大臣愚忝同譜殊爲怏惻虞田歸自得年兄近狀餘不一

又

接手翰知近狀之清苦公務之殷繁惟在養精神以驅策之可耳所扱兩童已見得入王生年少英華觀其舉筆雅贍自是大器當勸其學字讀古文讀古詩使羽毛豐滿而後高飛則冲天無疑矣尤要勸其立定脚跟做好人崇德以培享用之原此草土病夫之所切屬也范生亦是老手無疑

又

使來接手翰況示詳盡足見年兄實心辦事使此邦之人動于至性牵茜不能去也治道須因地制宜要歸合天理而當人心此後雖未知稅駕何所然靜以待之自有大展驥足時耳生之行期擇七月廿日八月初三兩日年兄不必因圖晤而至吳門苟適當其時則把晤亦快也紀綱口述之言生之鄙性足下豈不知之若分外事萬不能置喙非惟無益又且害之大凡人一言一動若無十分操持必不能處世持身與其悔于後無寧慎于前生

之諄諄並不獨爲此一事也至于緇衣之好則秉彝有之不必諄諄也

又

第二泉邊停舟夜話將五閱月矣未得年兄手信生亦無由通問昨得兒子汝誠手稟云挈婦嘉興時正足下下車之日進署相見後又得南信云年兄視事數月聲名大振總之淸而不刻和而不流無入而不自得矣吳中極有公道前此急功近名操切自喜之輩水落石出何嘗得些子便宜年兄借鑑當不遠也

又

春初適有舊僕潘姓者南去曾附數行奉候近想足下政事賢勞公餘色養尊大人精神强健甚爲欣慰僕此差之忙而平生淸苦久在年兄洞照之中去年眷屬北來大費苦心拮据更甚惟有苦心訓廸殫力靡暇年兄近狀時復如何茲因舍姪回南順候晤時望眞率相待知古道無俟諄囑也

又

徑啓久未得年兄手問懷企殊深每從南方來者極道足下淸勤藉以欣慰生之勞瘁莫可言述惟

前後七年冰淵自凜未嘗一念稍寬知年兄亦爲生共信也諸事總以小心爲主從前相聚時朝夕討論惟此而已數千里彼此共勉亦惟此而已玆因風便附此奉候不一

又

自劉瑛南去曾附數行閱今將半載總未得回閩閩來翰中種種僕俱悉之總之居官無行所悔四字要刻刻把持此四字包括甚大當靜以體之至年兄一種謹愼淸勤愛民如子諸善政僕素深信無俟諄屬也僕久奉　差使只求問心無愧官之

遷轉實置之度外賢昆季相處最久自然知之今
年夏秋之間試事將竣
聖恩兩次遷除實出非分惟有益加勉勵耳日內
佇望年兄實授好音來也餘再悉

又

經時未得通候想年兄闔署清吉爲慰五月望間
適在閣中辦事見年兄奉
旨實授之本不覺感如身受回憶十年前晨夕相
聚迺自花幢南指以來歷任皆有清聲從此始終
不渝際茲

聖明之世凡循良久著者必有不次之擢道在求諸已而已生于六月之初荷蒙
皇恩由閣學補佐秋卿益深惶悚知我愛我未有如年兄者爲生喜幸又爲生惕厲不知如何始可幾于明允也尊大人七十壽序因忙極未得奉寄今製一冊字雖不多字字眞切外　賜箋一幅敬繕壽詩聊致鄙忱

又

久未修尺一南去知年兄闓署淸吉也數載以來任繁劇大邑俱克稱職昨見吏議殊爲扼腕托

聖明在上大吏俱有公道下民各有良心引見之
日定邀
恩卽用至第二案情形本因同城同事自當同報
蓋吳城三縣與他處不同而後令旣來勢難獨報
今旣准免議想不日便可北來面悉種種也長途
須保攝令尊便不必回里令弟均此候候承惠紗
袍套謝謝畫絹硃砂箋多帶些來囑囑不一

又

令兄來備述年兄近狀甚慰甚慰年來相助令兄
辦理繁劇事事勞心不獨令兄藉以稱職且年兄

于大江風俗民情一番閱歷日後出身加民舉而措之裕如也至于當家料理陸象山所謂學問之道必從此立基葢一舉動而仁義禮智躍然自露惟在留心體察者自爲考驗耳若夫功名遲早本有定數生與賢昆玉相交十餘年來有如一日從不作一妄念然年來遷轉愈自悚惶愛我者何以畀之耶年兄才具既裕凡有所聞見處自當指示備採也餘令兄口述不一

又

年兄南去後竟未得一信念念近想有稅駕之地

福星所莅士庶生春此亦自有定分無可强也今
年相聚殊出意外惟是炎歊中汗雨相對未能暢
敘耳别來又復鹿鹿曰爲改歲諸事忙冗頗少佳
况此復

又

去年春間生因奉
差總裁禮闈及出場後始聞年兄遭此大故嗣生
又因扈從出口竟未得遣人奉慰總之先因關防
繼因遠役以致失禮及冬底舍弟來始知年兄將
歸咸寧昨陳大中丞來京生亦問及亦云將歸秦

後當即來蘇並託其轉致想曾稟見否生今春正之六日忽得大病幾至不起近日略覺稍愈然力疾視事日無寧晷近想賢昆孝履清適數千里扶柩大是難事生苦于力不能少助歉然之至茲因趙僕回秦附挽額以見薄忱並望年兄覓便寄示近況以慰懸念

又

前接手信如對面談生此番蒙
恩給假得瞻掃先人邱隴實爲榮幸乃久客未歸諸親族之告助者實不諒惟有傾筐以應舟抵吳

門猶相依而不能去者五六船坐是精力大困身子大不好在吳門逗留一日知足下歷任清惠各當事如出一口聞之榮甚生于初七日出滸墅關矣餘候生到京後再寄信奉聞可耳

又

前月接年兄從關中所寄一信知闔宅平安也姜趙兩年兄從南來得年兄復來江左之信甚慰鄙懷自丙辰年至今十餘年中歷任劇地俱有賢聲上游無不賞識百姓無不帖服且南中風土久所熟悉仍留南地至爲近便姜年兄臨去時生亦言

及此而晤時當細述也生年來近狀精神大減于
前今夏又遭三小兒之變悲痛之餘更加兩部事
務幾于日無寧晷六載秋官幸免隕越東麓學業
亦覺日進小孫頗能讀書此衰年之樂也惟是人
口浩繁左支右絀爲難繼耳舍弟量移歸州聞交
盤甚難昨寄詩云且當浮家去歸州不算歸蓋諷
之也年兄凡有所聞祈示知不一令弟同到吳中
否念念

又

每從南人來得年兄種種善政僕不勝喜近聞尊

體過勞且患瘧心甚不寧惟望時加珍攝養其身
以報國況年近知非非少壯時可比僕平時多不
自惜今始知悔則已晚矣足下當思之且重思之
江左視明府若慈父母各上游非不知之當必有
達之
天聽者靜以待之可耳令弟頗能代兄出力令郎
亦成立凡可相助爲理之事當加意任之小兒習
國書無異諸生時氣象惟日給吏浩煩爲累耳因
趙年兄之便附候不盡

又

方喜令兄久任縣令得遷州守從此益著循良且北上有期便得相敘忽接凶問痛不可言不知身後種種作何料理年兄友于甚篤惟善自珍攝撫孤成立實惟足下是望生于公務殷繁中作哭黃海州詩一首不獨展廿年情誼亦以風世也匆匆草付令兄靈次一挂他日拙稿發雕時必當存錄也不一

前輩錢香樹先生筆墨精妙手書往還不作寒暄套語亦不作性命空談片楮短札必有意義其萬物一體與人同善之意常流露于字裏行

間予每接讀玩味不忍釋手者三十年于茲矣
閱寄黃君建中昆弟手書前後凡五十紙爲諸
生則勉以潛心實學蒞民則勗其勤政愛民凡
遇人接物悉本乎天理合乎人情近裏著己布
帛菽粟眞可坐言起行黃君兄弟彙爲三冊珍
藏勿失殆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歟黃君
作令江左著有循聲其弟文中亦讀書孝友得
力于先生之垂訓者不淺予望其奉爲家傳也
遂題數語而歸之榕門陳弘謀跋
予與先生先後同館寓居隣並風雨論文燈火

無聞先生多聞直諒樂與人善雍正間曾奉使宣諭關中遍歷兩河勤宣德意遠近聞者莫不感激流涕公餘集諸生中好問勤學者就公廨講經明習吏治夜分不輟歲餘多所成就黃君建中歷任江左著有惠政既沒部民祀之其弟文中彙先生往復手牘成三册予索讀之喟然歎曰善教之入人深故如是夫因記先生于役關中予所作寄懷詩二首有傾心早慰三秦望側耳爭看萬口傳句蓋先生使秦實錄也讀斯册者知予非妄譽矣松泉汪由敦識

歲庚申懋德黃明府出宰元和時予乞假歸見
其爲循吏不爲能員予心重之是冬予入都自
後南方人士來每相遇俱道明府賢謂屢任劇
邑而和風清節猶元和時也予益重之及予
予告歸懋德任海州牧已辭世矣予爲惻然今
讀錢司寇香樹先生札共四十八通皆致於懋
德及令弟煥章者以二君皆香樹先生使秦時
受業者也始勉以進德修業繼朂以居官涖民
而一歸于忠孝誠敬奉師訓者果一一體諸中
心見諸躬行達諸政治雖相距數千里而如聞

提命於函丈几席之間是師是弟當於古人中求之矣今煥章彙二十餘年往還之札裝成三冊如拱璧然每一披閱念師長並傷同懷也世之薄于倫常者往往視師友如路人甚至唯競家貲不顧同父聞黃氏之風其恧然自慚于淸夜也夫乾隆辛巳秋分日長洲沈德潛題時年八十有九

大司寇香樹前輩名德高重行楷妙一時人得其尺緘寸楮不啻吉光片羽煥章兄弟游門下最久前後得手札若干紙彙而輯之金薤琳琅

盈三巨冊千腋之裘不是過也煥章之昆懋德
往在吳下歷任劇邑所至有聲余撫吳時此君
已卒于官然三吳紳士逮與同官者猶能舉似
其治行今觀司寇所與札愛重之意藹然流溢
至連章累牘而猶未盡蓋信其爲良司牧無疑
也煥章追隨官署力任贊襄迨其昆謝世公私
支拄歷險阻艱難以求濟友于至性見聞者皆
感動今遐期已屆猶懃懃懇懇不欲留毫髮遺
憾噫此亦可以風世厲俗矣而司寇之知人能
得士煥章兄弟之能不負所知不即此相得而

益彰耶後學禺麓莊有恭題

浩弱冠之年餬口吳郡知有黃明府建中爲吾鄉香樹先生使秦時拔之寒苦之中敎以儒修經術俾克有成而明府恪承師訓蔚著循良因歎古人之重得知己以成其德者洵不虛也越二十餘年浩持服里居時謁先生淸齋見有明府之弟彙集先生前後寄示手牘裝成三冊浩請而展閱之備識先生愛士誠心視之如一家且如一身大小顯微導以先路久而弗倦黃氏亦能舉家尊爲矩矱寸紙不遺師弟子至情相

浹若此誠無負朋友之交列在五倫矣且格言名論充滿行間而其要在合天理而當人情爲學爲政胥不易此中正之道是皆足使天下後世聞風景仰又豈僅尺牘之富超越古昔書家所流傳者爲可寶哉親師取友進德修業浩雖不才觀於斯而滋慕焉後學馮浩敬識

海州守黃君懋德官江左有循吏名歷任煩劇邑莫不以廉明著予嘗聞而慕之以爲文翁黃霸之流旣謁香樹先生知爲先生奉使秦中時從遊之士然後知其學有源本而益以歎先生

之能造就後學觀先生與海州兄弟書論學問
勵官箴大都本於誠敬忠信以求實得而勿以
營競悠忽隳其守可爲學者砥礪廉隅之助至
書法之神化抑餘事也昔吾鄉王司農藏董文
敏簡札十二通但賞其墨妙新城尙書載沈文
端家書於池北偶談以爲可訓子孫顧不傳其
筆跡先生書廼兼而有之信可寶也詩曰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先生有焉海州旣歿其弟煥章
彙先生書成三冊好學深思久而不倦亦可以
風矣後學葉抱崧拜手敬跋

吾師香樹先生文章詩字海內宗工其啓迪門弟子勤勤懇懇不厭不倦殆無閒終始焉書鈍魯幸附門墻自諸生以至服官無不秉承師訓嘗裒集先生手劄敬謹裝池以當提命今年春復寄先生題跋且矜且喜以爲富有頃讀先生與樾德煥章兩同門手劄或長篇累牘或匆劇數言舉凡立身治民存心接物皆有惓惓不已之意覺書平時所藏猶什一耳因憶樾德歷官江南進階州牧聲望卓卓吳中人士至今猶稱其賢治行學術良有所自也煥章同門篤於友

于懋德歿後公私悉爲一淸不遺絲毫身後累
今將歸里出此冊屬爲題識其於師友昆弟之
誼爲何如耶因識數語他日香樹先生見之應
亦許是言也受業河間李丞書謹跋

予甫成童應邑令黃夫子試蒙首拔面加獎譽
後知夫子與喆昆簡齋世叔實出錢太夫子之
門予試文嘗轉呈太夫子荷嘉許焉夫子歷任
劇邑循聲茂著而予小子自受知以後卽承招
致吳門官署給之膏油與令似素堂世兄同席
肄業不意夫子盡瘁職守積勞成疾甫擢州牧

遽赴玉樓師母與世兄復相繼辭世天道眞不可問耶夫人之情朝施而夕望報此乃小夫庸子淺鄙之見則爾天道遠而微其與人潛相感應或遲之百年累世蓋別有一大算局在冥冥中縣而計之壹似有偶然打錯一子之時若高著眼孔則此等殊不足多怪也豈可以天道之大而擬之世俗之人情程效促數汲汲不能旦夕稍待者哉譬富人貸錢與人其責償也愈遲則子錢之利愈厚又何患乎吾夫子清廉慈惠遺愛在民天之所以厚施其子孫者必當有在

獨以予之譾劣未獲稍酬師恩於萬一爲可愧耳錢太夫子雅好接引後進曩所以勗勵我夫子曁簡齋世叔者甚至簡齋彙次手札若干通裝成三巨冊屬予題其冊尾回環維誦皆視身行己涖官字人之格言寶訓一字一句堪以韋佩紳書而奬及予小子語亦在冊中讀之尤不勝知己之感太夫子鉅人長德躬膺多福其生平積累培植之實蓋卽于此冊乎可徵而昔吾夫子與簡齋於太夫子之訓靡不允踐而身體之故能入則爲愿慤之儒出則爲悃愊之吏倘

所謂厚貸于人而不遽責其償者非歟謹書其後而歸之東吳門下晩生王鳴盛敬跋

與陳榕門宮傅書

吳門奉擾官齋之次日即回長水又數日接閲邸鈔知大人有移駐星沙之旨從來宦跡所至古人比之雪泥鴻爪蓋有黙爲之主者一飲啄之微造物若寓意焉矧宣揚德意整飭紀綱之事動關國計民情者耶如弟欠攝山一登眺而聖心猶念及之俾六朝山色採入行縢然則開石廩之雲遲昌黎之駕更有一定者矣本欲趨聮吳門以罄積愫昨見莊中丞云台駕取道吾浙自應

靜候鷁首南飛擬泛扁舟一晤也茲先遣小力踵
叩台座幸示以成行之日卽遣之歸餘俟面悉不
旣

與宮方伯怡雲

前日談數語即別去殊悵然于懷陳羣士著里居姻鄰中求一把盞論文不可得蓋高年者操奇贏計升斗少年新進則又才分濶絕與之談唯唯而已令人不能不思我龔方伯也庭中手植海棠一株蓋四十年物去春曾取令郎過飲王壻兄弟四五兩小兒團坐分韻令各以功名散去我兩人眠食尚好少陵詩云雖無少年日猶有故人盃午間幸一過我海棠已放十分矣爛熳紅花況于白髮怡雲獨無意乎至期即至不再速也尊酒二簋亦

無多設不一

謝顧少司馬惠筆硯紙墨匣啓

盈尺裁身徑寸納量胸羅四友卷之容以退藏富比百城出其善而遠應採老坑于端溪龍尾一絲砑新樣于錦江螺紋廿疊畫疆食采封即墨于芥中分野名湯居管城于圻內又復懷鉛待試注水斯盛按部就班司契爲匠開來馬上抽妙思于湧泉留伴枕函寄清吟于題壁儼衣裳之在笥愼爾語言規忠信于倚衡守茲筦鑰西洋客至驚秘製之精微東觀人歸便輕馱之携挈花塲月夕雖一奚而可將蘭佩蓀紉敢再拜而敬受

答盧雅雨同年婚啓

伏以

朝陽翽羽人問卜兩姓之昌秋月升輝天上應雙星之會舞鷟峯之玉屑香飄德水隄邊承霄漢之金莖露裛秀州城曲記陳荀于聯璧訂秦晉于齊年瓊玖有加葭莩是忝忝惟老年親家大人君子名邦尚書華閥弱不好弄咸稱學步成人長而工詩多號讀書種子目十行而並下手三合而即成柳汁染衣曉啖紅綾之餠杏林過馬春回綠草之茵上注而通籍遝人花迎墨綬報最而歷階刺史

蘇篆銅章兼召父杜母爲一身到處兒童竹馬酌
葢猛劉寛而互用爭傳道路福星秉風格爲歌詞
筆凌鮑謝本張弛于經術書奏龔黃旣展驥足于
江南復駐熊轓于冀北劉忠宣度支覈實績便公
私顏師魯鹽政肅清名齊恭茂兩淮之管鑰獨重
九重之毘倚良深久任政成成忻聞借寇衆心望集
咸欲瞻韓振風雅于公餘單門仰而舉火闢道華
之逸響遺籍待以傳薪積善之家門才日起樹人
之報興誦自歸長君强仕爲郎旣上符于列宿叔
子穉齡工楷郎傳探夫名家頌以理推詞難筆述

烱弟才謝珪璋質同蒲柳憶昔追陪雁塔早慚名
在盧前偶亦共醉旗亭自分詩居王後聲名同日
交情絶似藕黃心事一言時論多推元白敭歷偶
分夫中外幸際
良時晤言不隔于星霜頻來佳會凡我友下車之
地皆雪泥鴻爪所經過而賤子彌楫之方亦駟馬
高軒所戾止昨者辭歸疏廣餞拜
賜金自憐示疾維摩廚雷香飯我挂帆其南下兄
奉 敕而北來廬陵重莅蜀岡梅劉赴約漁洋再
臨禊水陳宋尋詩羨家兒世講殷勤遂有緜蘿之

好噫老友耆年行輩復敦婚嫁之情弱女嬌癡覓
金魚而工啼笑季兒岐嶷授銀管而畫之無姻上
求姻信朱陳之謂矣雨惟舊雨指日月以申之伏
願俯諒絛冰茹涵寸縷訓子孫以長厚退遜庶幾
萬石之風祝遲暮以强健康寧常保青氊之舊看
童穉以永諧琴瑟一百歲共話昇平擬哀白契結松
喬二千里猶尋杖履雙魚敬附百福攸同謹啓

答黃與員外

屢接手言于趨走衙署辦理案牘之餘必莊書婉語以將之此念舊不忘即日後嚮用之本僕愈衰而忙愈甚累愈多即欲羅之尺一徒罣一漏萬耳自足下出館後官職聲名更有進境惟有勉用心力不少懈怠僕嘗謂即此便是公道惟願識見日擴心思日密修持日謹充養日純十年之內境日遠于飢寒志仍不在温飽將見作爲文章發于詩歌自有古人氣味僕老矣即不獲親見不啻如親見也

與尹望山節相

客歲胥江舟次雨中小敘情話後僅通尺一者再暮春擬遣人齎假詞爲祝旋聞恩命召入繼有總揆之慶天下公論無不額手相賀矧陳羣者交分既深且久松茂栢悅更非泛然者可比其爲榮藉更何如耶清和前後每閱邸抄聖主優眷重臣極心膂之寄超軼唐宋後讀相公紀恩詩十六章寫昇平榮遇合韓范爲一身宜詩情詩境溫厚藹吉若是也陳羣遂不別裁體格奉和元韻且以拙集中借光大作者甚多此十六

章尤不能割愛但必得依韻作詩方與體例相合
耳和成後諷吟數過不覺自喜蓋字字從性情流
露自然眞切可知作詩之難以五十年之交契地
分固不同而受
主恩則一亦惟際茲太平全盛之日始有此種詩
境持此以律前賢太白少陵且相去千里矣求之
尋常能乎否乎高明必黙契予言也詩中有誦不
忘規處纏臣事
上且然況友道耶偶得古紙製一冊手錄拙詩并
大作同付梓人且跋以識尾閭奉公餘諷詠及之

其爲怡情釋躁更何如也秋深偶當書一長卷付
栖霞主僧收藏之效香山以詩本付匡廬老僧故
事何如

與黃簡齋司訓

與足下兄弟交分三十餘年跡洽情親不啻家人父子僕自示疾歸田既痛伯氏年壽不永未竟所施猶喜年兄攜姪客居吳中僕每訪戚舟刺胥江必往復過從共話晨夕乃小阮脆促旅櫬未歸飄零異地種種流離之苦一身仔肩今聞將別我入秦悼往思來時爲哽咽因讀退之文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斯世何也近日吳門諸子扶危濟困者固不少而力不從心者多僕雖奮臂鼓唇外諾之而已於事何濟據愚見當趁此冬暖晴和歷舍重趼

早還井里與二三至戚復敘情話守苜蓿盤飧與學官子弟脩行教化僕雖耄矣兒輩宦蹟或鴻爪一畱雁墖之下再續世好何如尺牘四冊當永保之勿使有力者攫去切屬切屬貧囊勉致數金爲塗次禦雪酒資殊可憐耳近日衰甚心神散漫一概應酬之文及敘情之作皆不能辦幸致諸子諒之

與俞是齋

足下天分識見均在中人以上惟作詩作書不可落小家數以最上爲師而馴擾不已使行年四十必深知三十八九時所爲詩文書法未合古人者甚多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便有進境然益不敢自恃養之使充持之使定又時就高明者引翼之然後思慮之來不爲浮氣所敚拙脩宗伯曾爲予言香樹信手所作若盡存之則東坡居士孫尙書尺牘應拜下堂曹倦圃陳陽羨不足道矣此雖偏愛之詞然此時刊拙集什散六七如追逃籍兵深恨

壯年懶慢拙脩之言真藥石也五古一卷香樹拙脩家居叙情道舊之言既付雕工望多付幾番至囑至囑押信一函殊可笑也不一

香樹齋文集卷十一

嘉興錢陳羣集齋

序一

近思錄序

朱子既編定小學以訓童蒙復取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四子集中精義于學問思辨最切者訂爲近思錄十四卷當時學者類能博覽羣書或有病其簡約者此朱子自序以爲窮鄉晚進有志于學而無明師以此爲入門之始葢謙言也原本流傳日久刋刻者衆有刪至十卷八卷六卷者條目少則

服習易乃周循所至進諸生問之通其義者十不得二三問其故則曰僻處村壤無從購處至有終身不得一見者朱子編緝本意原爲後進入學初級是在司敎者廣布遍示勸令誦習庶不負昔賢啓牖苦心予刊孝經小學告竣急取聊城鄧氏藏本付梓以行之曩予奉使關中時偕行者有國子監肄業選拔貢生數人鞭鐙之餘偶論及是編諸生則應曰奉先生敎已誦習年餘矣且有出諸袖中者閱之則今制府宮保尙書孫公兼攝祭酒時所授也諸生于軍需旁午中猶不忘先生之敎固

爲善學亦由宮保以身示範實有以啓廸之致其信從也越今未十年而向之誦習是編者皆通仕版有循聲此又是編之有功于學人其最著者因并及之以勸諸生之讀是編者

渭南縣志序

皇上御極以來諸政具舉六年冬 詔天下纂脩通志所以重文獻示褒揚紀因革典至鉅也顧通志體例曰簡曰該挈領振衣非即領以爲衣也綱舉目張非廢目以爲綱也故言志者必自州邑始余幼時見老儒宿學每從書肆購得州縣舊志雖鼠侵蠹蝕殘缺失次者輒展閱不忍釋手先河後海彼誠有取焉爾矣渭南邑侯岳子子賓與余遇于萬年客邸出所纂縣志稿示余且請爲序子賓之言曰冠華承乏茲土已三年矣適大兵西討軍

興旁午期會織絡日且不給又何暇弄柔翰爲乃翻閱舊志自順治丙申至今七十餘載其間政治人物皆缺焉未備冠華惴惴焉惟文獻失傳之是懼爰採輯舊聞詢于衆勿敢以臆見忝也稽于册籍勿敢以無據入也討論于邑之縉紳賢士勿敢以私智自矜也夫邑當三輔孔道包下邽并蓮勺延袤二百餘里此七十餘年中世際文明休養生聚寬征薄賦添戸闢田者幾何事忠孝節義吏治文學維持風俗者幾何人積之愈久傳之愈難非令之責而誰之責耶烏可當吾世而勿亟亟于此

也憶若子賓者可謂知先務之爲急者矣余繙閱志稿服其考据詳贍不滲不支不冗不鑿誠徵信之書也且余衹役關中數往來境內見城郭完固府庫充滿田野修治民氣和樂則知子賓之爲政務實而不務名其爲是志也又非循蹈故事以博淹雅通方之目者所可同日語矣

湖南鄉試錄序

欽惟我皇上仁風翔洽文治光昭普天士子莫不奮興鼓舞以仰副聖天子樂育人材之至意即至重洋遠島版籍未隸之區朝貢僅通之地聲教所敷梯航重譯而至者喁喁然以觀德橋門授經請業得近天子之光爲厚幸焉洵乎菁莪棫樸之化歌詠所傳史冊所載無以方斯盛也茲值己酉鄉試屆期禮臣臚考官名以請

皇上命閣臣于考取諸臣中掣籤臣陳群與焉次
日召見勤政殿跪聆
天語訓諭周詳蒙
皇上欽定臣陳群偕刑部候補主事臣世往典汀
南試事伏念臣一介微賤九載詞垣愧無報効恭遇
龍飛之初臣以撰擬文字進呈
御覽頻奉
恩旨褒嘉
特賜內府緞疋叨沐異數感切與家今復畀以衡

文重任苟不精白乃心倘得齒于人類乎用是氷兢自凜星馳載道比入闈監臨則廵撫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 國棟整飭綱紀內外肅清提調則督理湖廣湖南驛鹽糧儲道按察使司副使 臣 謐經畫精詳庶務釐舉監試則護理湖南布政使司分守岳常駐劄澧州道長沙府知府 臣 元防範謹嚴恪勤襄事 臣 陳羣 臣 世率同考官舉人候選知縣 臣 倘才 臣 望爵 臣 懋官 臣 瞻林 臣 彩 臣 翻 臣 象山 臣 待緯 臣 朝朗 臣 祚綸 臣 祺共矢公慎昭告神明務洗心滌慮

敬慎精詳俾雪案芸窻敦品勵行之士悉登賢書
以圖報稱並語臣尚才等曰
皇上以本省知縣一經入闈地方政務勢難兼顧
且平日料理簿書錢穀文藝未免荒疎
特用爾等在家候選人員以備衡文之任既使政
務鮮遲悞之虞復使科場有得人之效
睿慮周詳斟酌盡善今令典伊始務加意詳慎以
稱
明旨臣尚才等皆感激惶悚惟恐隕越于是進督
學臣雋所遴士五千七百餘人扃闈而三試之焚

青繼晷殫力蒐羅所得士四十七人五經三人貢
成均者十一人謹錄其文之尤雅者二十篇以獻
臣例得颺言于簡端竊惟爲治莫先于得賢養士
必本于復性復性者復其所固有非强其所本無
也古者自小學而入大學其所講求而服習者皆
以復性爲孜孜焉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展經綸
之具小而釐庶職之司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我
國家設立制科以來仁漸義摩禮陶樂淑所以涵
濡而長養之者至深且厚恭遇我
皇上德並生成恩隆教育至于整飭士風砥礪士

行覩三代盛時尤加詳明而愷切惟天生民厥有恒性

皇上以天亶聰明綏猷建極深見夫輕薄誕妄之習奔競袒護之私皆生民所本無洗滌不可以不盡孝悌忠信之事禮義廉恥之防皆人心所固有培植不可以不深且去其所本無正以存其所固有俾旋復其秉彝之性以歸于蕩平之路而已是役也臣于楚南士子首策之以存誠去偽務本重農所以明其體也次策之以治民之道知人之識所以適其用也五倫者德行之原士必明倫而後

可以安身六經者文章之祖士必窮經而後可以
華國理學所以明道而理學必本于實踐虛談心
性不流于僞卽入于誕經濟所以幹事而經濟必
驗于民物侈言事功不失之迂卽失之雜凡若此
者皆不能格致誠正以復其性之所致也葢士子
之大端不外文行二事
聖天子殷勤告誡委曲詳明無非欲多士之文行
兼優爲　國家有用之才而又以化導之事分任
諸臣葢先其行而後其文者大吏之表率有司之
勸諭是也試其文而并勵其行者學臣之去取司

鐸之教授是也至于即其文而徵其行則主考官有專責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顧臣才識淺陋謬膺衡文之任惟是珥筆侍從以來親承

訓誨至再至三

聖人之道幸得入乎耳敢不存乎心而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臣所夙夜自勉者于斯所策勵諸生者亦于斯更期諸生于家人父子之際友朋講習之時所相勖而相勸者亦于斯他日者通籍筮仕內而獻納論思外而宣猷亮采亦無不于斯是

則臣之志也臣既以語多士因即以載之于篇翰
林院編修加一級臣錢陳羣謹序

直隸試牘二編序

文所以載道也道不列于經則不明文不稟于經則亦不正攷漢初郡國未有學校然諸儒以經教于其鄉從之者約數百人燕趙間如毛萇董仲舒韓嬰輩各以易詩書三禮春秋名其家爲弟子者皆世守師說不敢變多以經明至大官國家有大議必令傳經義以對其業專故其說足述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頒賜諸經貯之學校俾學者研味精蘊發爲文章轔轔炳炳意誠渥矣羣奉

簡命視學畿輔所至廣宣

德意日以經明行脩砥礪多士先是曾遴所錄文
付剞劂多士亦漸知祈嚮弗蹈故常亦弗務纖巧
卓然一軌于正夫文以明道道具于經經學醇則
文必可觀乃直隸士子讀書作文之弊約有二端
所急欲揭示者其一少事呫嗶不從源頭上用工
夫輒襲取坊刻時藝機調稍得師承亦取高等至
叩以經業終無實獲其一窮鄉僻聚間有能自樹
立守一經而終誦者至握管爲文則又詞累句襍
不能入目作文與讀書岐而二之甚至荒經者得
以藉口曰吾未嘗治經而博取科名易易耳此予

所日夜憂思而不能釋者也以故使車所指凡離經而炫異者黜勿進本經以立義者錄必先童子中有能熟諸經者亦必多方獎勸甄拔之復反覆開導示以作文之法至脣焦吻燥而不敢倦葢欲使諸生知六經之外無文章志壹專向然後以其餘力旁搜諸子百家以博其趣譬之草木其本既茂其枝自繁其葉自沃未有離本而能立者諸生誠遵而行之毋以積習自錮毋以小成自囿不數年間經學湛深文風日盛使採風者稱西京人物復見于今用以副

聖天子稽古右文之至意使者願與多士共勉之

松桂堂文集序

康熙已未

詔舉博學鴻詞是時　國家治化翔洽文教覃敷

海宇人文彬彬日盛老宿名士雲集　輦轂月給

司農錢以贍凡試入高等者授爲翰林及期

御賜體仁閣下傳餐給札

恩遇隆渥實唐宋制科所未有也于是海鹽羡門

彭先生裒然舉首

命下之日自王公九列及庠序諸生思先睹試帖

以爲快流播鈔謄長安爲之紙貴

聖祖仁皇帝孝養
重闈豫順之氣洋溢海內兵革既休獄訟平息
敕詞臣釐定樂章象功昭德先生夙有撰著繕錄
進呈屢邀　獎賞嗣是眷注日隆不十年間由編
修而至少宰未幾抱疾歸里時羣方髫齔粗解四
聲隨先王父詣先生因得親先生議論風旨請學
爲詩則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下筆便有奇氣蓋
先生自道閱歷也與先生同舉諸公其年陳君有
檢討集次耕潘君有遂初堂集大可毛君有西河
全集鈍翁汪君有堯峯集竹垞朱先生有曝書亭

集他如施愚山羅雪崖王華亭湯睢州諸君子以專集行世者數十家亦旣飈馳天下幾幾乎人懷盈尺矣獨先生手訂松桂堂全集授令子承祚承祚胚胎前徽能讀父書想鋟本以垂久遠居無何家日益貧方拾橡蕪松以自給厥後出宰三晉擬儲俸錢謀付剞劂忽遘師門波累流離瑣尾幾瀕于危承祚處之夷然去官日家事一切不問獨抱遺集詣京師已面事自擢任別駕屢有遷轉皆在畿輔所至以清白稱陳羣與承祚中表弟兄生同里長同仕又先後同事畿輔者六年承祚刻先生

遺集既竣索陳羣弁言昔東坡生平以不得見范文正爲憾及與其季子德孺同僚因序其集况陳羣得見先生于里第請業請益在少時已切嚮往者乎先生學問該洽于書無不讀所著詩賦莊雅典麗又復春容流動而于館閣諸體尤爲瓌瑋絕特一時奉爲圭臬在唐則如張燕公蘇許公在宋則如晏元獻周必大樓攻媿諸公先生沒後垂五十年而是集始出向使承祚于顛狽中稍弛寶護則吉光懸黎方湮沒于荒烟白草世又烏睹所爲珍貴者耶新城王尚書于明季諸詩人獨愛徐昌

穀高藕門二家曾為評次手定而傳之後之君子
讀先生之集者或亦有斯趣焉

董孝廉文集序

余于役三輔既集父老于會城之明倫堂敦勉孝悌力田急公奉上諸大義復循行鄉曲遍歷周諮三輔村連堡接凡余所經處父老子弟雲集霧簇環立而聽聽畢相率而送者多不忍舍去至馬不得前秦民奉

上德意樂聞訓誨大率如是一日盛暑過薦福寺旁舍聞讀書聲音節瀏亮至則下馬小憩酌泉老樹下董子安若卽出寺門相見其色盎然其氣冲然殆有養之士也問之曰吾自庚子舉于鄉至京

師得與一二大人先生遊示以讀書之法遂謝絕酬應下帷于此者十年矣因閱其所著制義一帙理明詞達不支不雜不詭不詖知其爲肆力于古者旣而事竣請旨恭候進止留會城月餘則又知安若居家孝友里閈以醇謹稱焉今春安若公車來京師榜發後下第歸里詣余寓齋告别辭色雍和若無得失之意介然于中者蓋恬退士也因問余制義必何如方可余曰自度可以載道焉止矣道之所寄大而天地萬物微而身心性命古聖賢立言簡要道無

不該後之學者非精思沉慮篤嗜深契豈能有所
發明須知制義與漢唐之注疏宋之訓詁同一指
趣若徒事繁縟綺麗雖博取功名于聖賢道理毫
無禆補吾不取也制義豈易言哉安若其務窮理
以致其知涵泳以養其氣篤行以厚其本無安于
小成亦無望其速成焉可矣安若然予言命綴其
文于後云

汪舜陶范湖詩集序

昔者吾友鶴桴先生既得曹侍郎范湖別業以其地爲鄉先進釣遊之所風流餘韻猶有存者乃購書數千卷弆其中延致諸名下唫賞無虛日令子舜陶子堅方弱冠追陪几席每擘箋分題詩成輒見許老蒼輩時論方軾轍焉余官翰林時曾奉母假旋鶴桴出令子詩讀之曰仲也平澹清遠幽澗泉也叔也排宕奔注江河水也詩道性情而性之所近固各有所成就不能强之使同座客數輩多然余言者昨歲冬余銜恤里居感舊嘆逝馬策叩

門時子堅以公車北上舜陶以余先友之末且衡宇相望凡所撰著卒錄見遺彙爲一帙題曰范湖詩集葢不忘先人之訓亦以志親仁取友其所得于耳濡目染者有自來也舜陶將遊京師日與當代名公卿往復資其識見師其格律余向所謂幽澗泉者方濺落雲表噴珠激雪他日讀舜陶詩如觀廬山瀑矣

戴生窻藝序

已酉秋余奉
命典楚南試事戴子中程詣余于星沙客舍接其貌闇然也挹其言藹如也殆所稱樸誠者耶既而戴子來京師復攜其窻藝就余余以修纂事繁未得竟讀隨手披閱數首則能芟去支辭浮響其同舍吳子序云大司農趙恭毅公性介而寡合撫楚南時雖達官名士少所接見而獨契吾友之文因思趙公不妄許可人者戴子之受知豈獨以文哉夫文以載道制舉之業其所以去取天下士者誠

以道爲鵠焉必有羽翼經傳之功發明忠孝之旨而後其人傳其文亦傳是故其皆醇矣猶懼其行之不能掩也而不敢肆焉況敢敷衍輒自塗抹以貽譏當世哉雖然難言之顧余不能文自成童至三十事呫嗶未售所爲文不下數百首踰數歲或從破甕中檢出或從坊刻選本中閱之必涔涔汗下葢深見載道之難而陳言未能悉去也戴子其知之乎載道之言其言必艱所謂吉人之詞寡也矜才之言其言必易所謂躁人之詞多也文豈在多哉惟由多以至于不能多而後其所爲多者庶

可免于躁人之誚矣趙公所與士人皆信之以其
不茍合也積學之士所為文世共傳之以其不妄
言也戴子勉乎哉

李奕夫吏部詩文集序

余同年中以詩名者江右梁子仙來鄧子乃夢南海關子凌雲平湖陸子聚緱華亭黄子石牧武原馬子墨林德州盧子抱孫安居王子中安山陰胡子鏡舫長洲沈子子大蔣子廸夫商邱宋子西犴或世其業或得師承因自名其家其以制義名者難更僕數而宜興儲子六雅江右馮子夔颺兄弟晏子虞際謝子古梅孝感夏子觀川其尤也兼是二者時論所許亦有數家以予觀之未有出奕夫右者奕夫之詩渾厚深雄不可方物于唐賢中在

陳拾遺張曲江之間故初見之則不甚愛再見之得其到古人處三見之則神味與古爲徒矣奕夫之文簡貴高華殆荆川石簣之亞也往予與奕夫同館分肄清漢書多不得同課後各散去歲辛酉予校士瀛郡令子敬亭從平鄉調任于此奕夫就養官署數歲常不出戸牖手自訂其詩文若干卷示予因爲之序隨筆記同年諸子之善詩文者十數人或存或沒或顯或晦蓋不能無聚散之感焉

衍聖公孔裕齋停軒集序

停軒集者上公裕齋先生赴闕謝
恩自發軔迄乎成禮言情紀事寫景懷人之所作也其音和其體正其節舒以安葢不失溫柔敦厚之旨焉夫詩以言志志猶水也詩猶舟也試取三百篇讀之駕萬斛之舟衝萬里之波驚濤颶風千態萬狀莫能測其津涯者變風變雅是也至若二南諸詩小雅鹿鳴以下大雅卷阿以上諸什依永和聲音諧倫理何异澄川如練風正揚帆時景象水與舟豈有二哉其平險殊致者時爲之也今先

生遠紹家學遭際
聖明以唫嘯爲鼓吹以聲詩爲被服吉甫奚斯後
先同軌集中如舉子志喜有秩斯干之流韻也大
提鐃歌六月吉日之餘響也紀
恩入覲湛露彤弓之遺音也他日編次成帙以備
輶軒之採方且與韓碑魯鼓同列職方此集其初
波矣

小蘭陔詩集序

詩本性情學者由其性情以爲詩卽以詩自治其性情而凡讀其詩者引伸觸類莫不以其性情受治于詩焉此詩之所由以作也余同年友古梅謝君孝友沉摯幼奉母太夫人敎惟謹成進士官翰林數歳移疾歸里溫凊之餘益肆力于古考鏡古來名帖金石諸刻流連研辨終日不倦若將終老焉

皇上御極以來文治日隆天下俊乂師師在位古梅應召詣京師由翰編洊登台輔官祭酒歳餘多

士蒸蒸向化黜浮華崇樸實居南學之西偏數椽僅蔽不爲鏑鑰與六堂諸生講經説詩宵分乃寢葢其性然也今年七月古梅抱病將革之日屬其子孝廉璈曰吾所爲詩雖不多吾之志也知其志者爲吾序之其吾友香樹乎又數日而沒璈扶櫬歸里行有日矣出小蘭陔集二卷問序于余余受而讀之眞懇渾厚其白華華黍之遺乎他若碑版題識若干卷獨想遠契詰屈屼嵂皆從性情流出未嘗步趨古人而音節自中往余與古梅同官友善見其爲詩喜道人忠義憑弔遺蹟輒命筆千言

躊躇滿志其或同遊接席氣類稍不合者雖促之爲詩終日不得一字性固有不可强者耶夫性情之事貴其深也尤貴其正也古梅惟不輕用其性情故發爲詩歌類能得性情之深且正者如此讀古梅之詩者知見性之地不假强爲當其深時雖鏤肝琢髓不得以雕刻病之如其靈府無程競爭藻豔以求工未有不流于風雲月露緐縟綺靡者也昔唐虞命官獨于典樂敎胄三致意焉必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然後命之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亦謂出其直温寬

栗無虐無傲之性情而卽詩以見志俾人自易其惡以自至于中者敎胄之職也今之司成聣此矣使以古梅之志操風化之柄與多士敎忠敎孝多士亦自出其性情以受治于古梅如是者數年其所成就必更有可觀者余所爲序其詩而三歎不置也

入蜀紀行合編序

余與瓜田張兄幼侍先大夫講席課餘命題作詩不下數千餘首多不自愛惜輒散去後余官京師瓜田亦負米四方舉鴻博不第四川學使蔣公蔚延至蜀中凡所經處一一紀行得五古詩若干首蔣公序而梓焉胡子書巢瓜田高第弟子也壬申成進士即試宰蜀中亦得紀行五古詩若干首瓜田遊蜀在癸亥歲與胡子相距十載先後留詠詩體若合一轍彙而梓之眞棧閣一段韻事也嗟乎瓜田既殁憶幼時所作百不得一余歸田後瓜田

倦遊里居閒有倡和之作不能專刻香樹齋集強恕詩鈔僅各附數篇耳觀此合編不禁老淚涔涔而歎胡子之能繼音繼志也時敏姪請序於余聊綴數語志感云

香樹齋文集卷十二

嘉興錢陳羣集齋

序二

東澳先生又存詩稿序

東溟所著玉紅草堂詩若干卷太史陳君子翽未第時爲之序好事者請以千金付梓梓成東溟亦不復作詩其明年余適遊木門欲一識東溟聞其善懶不堪未敢一詣木門距京二百里冠裳紛馳相望于道貴客某某耳其名叩之則辭以疾輙懷刺而返其他落落不偶能以酒自豪者東溟亦召

之飲羣以是知不見絕于先生也飲必醉醉餘作詩多見性語然皆不存從遊弟子讀其詩有所得退而錄之東濱知之猶正色相戒一日余遊香林道院見一人白袷朱履與道人欹坐庭樹間作吟聲者余亦遂入就坐因識東濱與語相得明日東濱邀飲酉數日歡甚東濱亦偕其同志詣予後遊香林東濱每設餺飥寒具相餉焉歲餘無間其所得詩百餘首亦不存則知東濱非不作詩也不存也因問其故東濱曰人之于詩猶蟲鳥之有聲音也蟬嘒午風鶯嚥高柳要皆自適已耳必欲執管

而傳之操縵而調之是豈蟲鳥之性哉其與刻舟以求劍也何異余笑謂東溟曰先生達則達矣然世所稱達者莫如莊周其言崇虛無齊得喪一死生豈尋常爭尺寸之名者哉而內外諸篇必假孔顏之徒以自伸其意誠懼其說之不傳也且余聞之大人先生往往輕其少年時所作至垂老著書多不忍棄去閱世久則見理真讀書多則造詞淡彼誠有所得于中也東溟默然良久曰子言是也遂從弟子請于所遊歷處得詩若干首彙爲帙後作詩亦不廢稿曰又存稿其自題詩有人壽不如

紙之句則東濱亦自知其言之可以傳且久也昔老氏不能却關吏之請卒以五千言見于世他日讀東濱詩者其亦無忘余今日之一言乎

沈隱士蕘菴集序

吾郡土地平衍無崇山峻嶺之勝素號澤國長水源出天目徑峽石練浦會澱湖又北東徑角里分二支由松江黃浦入海無驚湍巨壑之奇然百餘里清流窈窕林木蓊蔚恬鱗泳沫潛禽息瞟往往幽人廉夫寫宅于此樂天知命以養天和葢川澤之氣毓秀含華發爲人物其致率相肖也晉韓氏績宋顧氏謙元路氏清吳氏鎮明初氏啓隆錢氏鈞周氏履靖邵氏貞四其尤也蕘菴先生丁明季末造决意肥遯以道繩己陶然自得時殷氏仲春

吳氏麟玉包氏麟趾屠氏爌項氏元沛皆以同里志節相尚華亭陳氏繼儒以隱逸負重望折節來訪先生畱數日遣去諸貴游聞之爭致羔雁輒不省錄曰吾處約奉母竆言邱樊非欲以此致聲譽也先生詩筆冲澹如其爲人尤工于詞所著有籟閣詞箋琹嘯軒樂府遊天台武夷羅浮詩名山詩等集郡文藝志內載弔古紀遊數詩

本朝

御選詩餘載長短調凡十餘闋餘皆散逸郡中士大夫家多藏鈔本小長蘆竹垞朱先生每自道所

長則曰吾八分行草不如詩詩不如筆筆不如詞然評隲鄉里先民曰蕙菴吾師也先生文孫艮思忝藩關中政事之餘手錄家集一帙將付剞劂適余于役三輔屬爲之序夫懸藜青萍世皆知其可以珍也當其沉重淵藪泥土何嘗汲汲焉求自見耶先生修志意重道義蟬蛻鴻冥以自謝于旌帛蒲車之會者幾于隱身無文絶塵疵物者矣卒之其人傳其文亦傳彼執裾而強觀者亦何爲耶獨是殷吳諸君子與先生同時耽隱各有論著可以傳世如殷氏仲春有棲老堂集吳氏麟玉有醉月

軒草包氏麟趾有浮峯閣倡和稿屠氏爌有郊居集項氏元汴有朗雲堂集今皆不傳豈川澤之秀鍾于先生者視諸人爲獨多與抑先生純孝隱德至行過人而天欲大其報乃昌其後以永其傳與固不可得而知也

李孝廉哀鳴集序

客有問于余曰詩何爲而起乎曰起于情之不能已也曰情有七皆可以爲詩乎曰可曰詩以何爲工曰情之長者是曰情以何爲長曰哀曰哀可以長矣哀可以工乎曰不可方其哀也不知其哀也不知其哀又安能計其工乎凡見爲工者非作者之旨也曰哀不可極任之乎抑止之乎曰不可任亦不可止曰若之何曰以詩鳴之可也任其哀而傳于詩詩傳而哀可止矣曰詩可以止哀乎曰不可古孝子悌弟登高臨水望雲撫樹悲號涕泣以

嗚其不能自已之情曰吾以是止吾哀乎亦何忍而出此也推其心則曰吾哀可任也任而不已則止止不可也庶乎以詩傳之夫人終日哭則無泪三日號則無聲無泪無聲是滅性也當是時也使有人焉以大義責之曰爾甘食爾安寢庶幾爲孝子悌弟矣其誰從之則必曰某水某邱爾先人釣遊處也盍一省之則愴然起愾然思此詩之所以作也故有今日之詩異時讀之潸然出涕者矣有一人之詩千萬人讀之悲不自勝者矣不止而止止而不止此詩之所以教也適取向阜李君所寄

哀鳴集讀之客亦在坐讀至首章曰薦几筵兮不
御承顏色兮何依客爲泪下余亦不知涕之何從
也客起而謝曰善夫子之言哀也因爲識其後云

滄溟女子詩序

女子不知何許人也美容色寡言語少學女經窮師氏術好讀書博獵經史尤喜弄柔翰無粉黛習氣里媒奇之一日謁女子若私有所請者女子不答輒白眼相視如是者有年里媒請絕遂終身不嫁云所居瀕海之北自號曰滄溟女子滄溟爲瀛洲津涯神人之所遊化霧仙之所窟宅女子以時登樓遐睇風雨出沒晨夕異景翩然有遺世絕粒之思讀列仙傳慕毛女之仙也而作詩以况之因略序名媛俯仰悲歌凡得詩三十首其詩未嘗示

人人亦無從見其詩者楚曉巢子女子之侄余年輩友也就選人需于吏局徜徉郊畿間與余往來甚密余嘗詣曉巢座間得讀女子詩并得女子狀甚悉其詩似諷似嘲似怨似慕大旨守孤芳之獨賞而悲以色事人者之不可長久也余讀而感焉謂曉巢曰女子不嫁于禮未適然而詩曰不從易曰不字當踰墻窺穴時得一女子可以風矣使其詩傳于世將見怨妃棄妾讀而思之蛾眉能讓人矣老女少婺讀而思之遲暮其何傷矣曉巢然余言請于女子女子曰是細行也是拘方也是所謂

天之刑人也彼節如巢由而談濟時者外之隱如荷蓧而遊聖門者譏焉是區區者曾何足挂士林之餘頰而隸風人之末議乎願謝爾友毋汙我耳明日睫巢復以告余余諒其志之無他而竊笑里媒之請爲唐突也遂爲序以傳之

樗亭詩集序

楊子雲曰高文典冊用相如戎馬之間用枚皐葢馬遲枚疾賦于天者各殊而學之所詣亦緣此而判兩者不相兼亦不相下也又子雲工賦王君太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太曰能觀千劍則曉劍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精能之至變化生焉業固未有不精于專者惟詩亦然予向官翰林郎耳薩君名每當刻燭擘牋出句輒驚壇坫一時號稱能詩者多宗之洎予入直 內廷復得同趨 禁籞昕夕晤對偶于

公餘與之揚扢風雅知君之萃力于斯已非一日固有篤嗜深契而不能自已者矣君以郎官進納封事日近

天子之光退食之暇汲古研鍊愈益淬礪作爲詩歌大雅春容宮商協應所謂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即古卷阿矢音梧菶鳳喈不是過也乾隆辛酉冬十月君出詩示余余受而卒業知君忠孝之思流于至性次及兄弟夫婦朋友感遇述懷纏綿悱惻蘊于倫紀之間其情有深焉者矣他如即景賦物才思雄渾絕類岑王韋孟諸家特其餘事耳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惟君有焉夫百爾臣工幸逢聖天子天亶聰明右文稽古又得入承明著作之庭恭聆　謨訓肄業雅南可不謂極盛者歟君抱負瓌瑋大用可期建樹勳業又不僅以文章比美馬枚也卽以詩文言之君之萃精肆力于斯者雖出入　楓宸扈侍　法駕幾于不遑寧處而數年之間奚囊所積多至若干卷且所師所友半屬大江名宿宜其久而儁上若是也巧不愈習殆謂是歟

祖席送馮樹臣少司寇歸長水序

少司寇樹臣馮先生奉職數月適秋審届期先生詳愼精審以求明允勞勩特甚偶感寒疾請去職調治奉

旨俞允凡三閱月病少差于是先生年七十有二矣上章陳衰老狀

上鑒其意命回籍調治次日詣　宮門叩謝出治裝從水路歸里其鄉人錢陳羣置酒取別舉觴正席而祝曰先生是行也有二美焉不慕祿以曠官讓也念

主恩深厚未忍引年去以疾請假視精力强弱爲
去就忠之屬也先生再拜受觴羣答拜又進爵而
言曰二美具矣復陳五樂可乎先生曰何如曰先
生服官二十餘年如督蘇松四郡糧儲總上江藩
皆俗所稱爲肥膩者先生歷居數載鄉入故舊或
使剏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或欲舳艫運致先生
距而不納官府閴然如僧舍囊無餘貲有子賢不
以多財損其志一樂也先生曾令關中矣羣子役
三輔父老爲羣言先生宰長安時寬仁正獄外猛
內慈擁護百姓無異慈母又嘗牧膠州矣先生去

膠十餘年膠民每間歲輒徒跣詣先生他任所存
問率以爲常被徵後亦如之羣以是知先生之入
人者深矣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先生有焉二
樂也先生恬澹寡營衛攝甚固雖衰疾之餘談笑
講論引日亘時未嘗有倦容今以暇日登臨佳勝
如温公居洛時同范景仁輩登嵩嶺凡所經從多
乘馬路險策杖以行士大夫爭傳爲盛事先生精
力殆不減于是三樂也先生雅好柔翰愛畫山水
彷彿丹邱倪迂無時下習氣澹遠疏落如其爲人
昔人爲繪畫之道與造化同功煙雲供養胷次自

别先生自公車至爲卿貳篋中惟古硯數方船唇車尾輒載與俱凡世俗嗜好之端無毫末可以撓其天者四樂也吾郡地介吳會俗儉而朴然縉紳大夫政成引退懸車視履者代不乏人我
皇上尊崇碩德惠養老臣視前古爲加隆焉時則儆巖陸先生省齋范先生皐田張先生輩皆先後歸里先生到日杖履相接續耆英盛事歌詠昇平五樂也先生欣然舉觴屬羣序之乃敷列如右

宋雅伯視學蜀中序

敎化之權操于上而習尙之移應于下則士習民風其大者矣二者各有專司于是以賦役戸口獄訟盜賊之事自州縣及藩臬分司之而總其責于中丞以崇文興行之舉設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俾分理焉而受其成于視學使者夫士爲四民之首則士又爲民之表率士習端而民風亦正視學之官厥任亦殊重矣任既重則其責不得不專責既專則其體統不得不尊舊例直隸江南浙江用詞臣中贊以上爲之其餘以編修給事中侍御史當

是役者與三省埒以部院郎中于進士出身中較
奉擢用以僉事道告身爲之位次藩臬下夫學者
正已率物即一邑之長推而至于一族之師一黨
之正安在不可以移易風俗然而勢之所在文移
限之體統隔絕一切舉劾或有不能自主者矣我
皇上右文重道
御極之初即分別教官流品俾明經術者爲之乂
命督撫舉所在賢良方正
召見而即任之以官凡所以振興文教者至詳且
悉而遴選學臣尤加愼重今雍正四年冬宋君雅

伯膺
簡命視學蜀中于是雅伯以提學僉事道入謝
恩
上諭閣臣等曰董學之官凡所以考課士子及所
舉行事宜從便宜其毋使制于大吏且天下士子
一也其許宋在詩以吏部郎中視學蜀中後部院
郎中膺視學之選者皆以原銜去著爲令余同年
中爲吏部者不下十餘人其以翰林去者則安居
王君恕大埔楊君纘緒貴陽程君仁圻諸城王君
斂福濟寧喬君世臣吳下沈君起元洎雅伯凡七

人時遂寧張公陽城田公高安朱公相繼爲總宰吏治稱極盛雅伯年少于諸君而首膺衡文之擢其所以舉賢才敎不能黜無良者當必有道矣夫史稱蜀自文黨起學官造士每行縣勅明經修行者與俱聲敎追踪齊魯是以後代有名人余嘗論次蜀才以內行稱者莫若姜士游杜孝寒宜之以政事顯者莫若范景仁張德遠理學則數譙允南張敬夫文章則數陳承祚陳伯玉蘇氏父子虞氏陳氏兄弟其他以愷直名者又不可勝指而司馬相如楊雄之徒余皆未深取李文忠云古今人不

相及信然如其有之雖古人不及也雅伯存此意以造就人才移風易俗爲　國家收得人之慶其于德行文章理學政事各有所樹立安見後起者之不遠過乎昔賢余聞雅伯奉

命後悉出奉錢又稱貸數十金入書肆購全史經解及諸性理書以致于蜀曰吾所以教蜀人者在是矣昔人謂蜀人爲學之病有二一曰無師二曰無書無師則道不能傳無書則業不能廣豈特蜀爲然哉蜀爲尤甚耳今

上方擇雅伯爲蜀人師而雅伯又致藏書千百卷

與蜀士子講明而力行之吾知二者之病不足憂者矣抑余更有艷于雅伯者雅伯銜
命入蜀道經珂里錦衣謁省兩高堂鮮腆致酒爲二親壽甚歡于是帶星而往此又人子極愉快之事是有天焉又不可強也而雅伯之荷
聖恩益深且重矣

曹翁壽序

史稱三皇之時如春人多百歲蓋運際郅隆萬物昌遂其于人也爲仁厚爲永年洪範載五福曰壽曰攸好德集注曰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又曰攸好德者樂其道也二者固有若感應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仁風翔洽善氣萃聚太和在宇宙間自畿輔以逮山陬海澨人之登百歲者所在多有蓋

聖天子斂福于上備嚮用之全于是敷錫于下亦隨其善之量以爲施所謂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是也如我近翁老年伯者其無愧于書所云攸好德者矣翁少穎悟讀書不事章句每尋味貫穿義理有會通處乃已年十五即工制義折節下帷然以攻苦體爲之瘠事親極孝年二十居太先生憂哀毀逾節里人稱之先是太先生寢疾輒召翁諭曰汝兄蚤世奉先人祀者惟汝汝體弱吾甚念汝汝當以守身爲孝事呫嗶取科名非吾期于汝也後遂罷制義壹志奉母不敢有進取志督家中人服農力穡以供甘旨稍有餘即以周宗黨之貧乏之無養者又有餘即以濟道路之孤遺

者自奉惟蔬食而已尤不樂與人較量曲直人有侮之者每自解曰若答他便與他等吾始忍于色終忍于心久乃曠然矣間以暇時寄情唫咏或進一觴以自怡悅喜作書不爲美觀秦碑漢碣雖蟲餘土蝕猶珍玩臨摹不能去手其于古人名筆不惟辨其源流亦且契其神理又好畫筆力深厚有夏圭馬遠之風至于畫竹則烟雲動宕興會標舉直追吳仲圭所謂寸縑尺幅人皆什襲者也翁所居武清縣之王慶坨里素號水鄉

聖祖仁皇帝以水圍駐蹕于此先後幸翁家翁以

鄉善士得
召見寵賚優渥有所獻亦蒙嘉納
召翁子涵入御園讀書存問備至又翁進呈手書
復蒙嘉納旋被
命供奉內廷翁以體疾固辭更蒙
俞允歲辛丑翁子涵成進士爲翰林有聲邑之人無不以翁之樂善不倦爲可法又以翁之遭際隆遇爲獨厚而益信爲善之無不報也向也矻矻孜孜不求聞達惟期孝于親睦于族鄰以冀爲一鄉之善士而已而實至者名必彰積厚者流亦光則

天之福善人而使之享遐齡其理固有可信者歟抑余聞之繪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黃一峯九十而貌如童顏沈石田文衡山皆臻大耋葢筆端造化吐納萬象烟雲供養胷次自别也則翁之壽又于筆墨間遇之矣翁子涵余同館友也今春二月下浣爲翁六十誕辰同譜諸子製錦稱觴屬余爲之序云

田贈公乞言小序

贈公陽城田先生諱雨時字霖商明末諸生也性剛辨于學無所不通尤精于易素以德行推重里閈闖逆之變邑中人見賊勢披猖欲迎之以免禍問計于公公曰死生命也迎賊失節非正命也盍避諸邑人從之賴以全節時贈公攜幼子及兄之遺孤以行至城外賊黨猝至遂棄幼子而負其兄之孤入風神嶺窜身崖谷無何賊去見幼子匍匐草間亦免于難乃攜之俱歸邑人多其義贈公曰吾非學鄧伯道也子與姪均耳方吾棄吾子時非

薄于吾子也念伯氏早世遺此孤露事起倉卒勢無兩全棄姪存子吾何以見伯氏于地下乎今幸幼子無恙所獲多矣願諸公勿復言終贈公之世未嘗言及此事嗚呼仁之至義之盡矣天下豈有外仁以求義者哉贈公之存孤姪義也棄幼子聽其自全仁也卒之孤姪存而幼子亦免于難天也闖賊既平後又數年生吾師相國文端公遭際

聖明位至宰輔立朝清節終始不渝田氏之族于是乎大此又天之所以福善最彰明較著者矣憶

先師在日每退食燕見諸生道述先德引日亘時

未嘗有倦容曾出小宰仇滄柱先生所撰贈公墓表洎澤州相國所撰陽城三鄉賢祠記授諸生讀之語至棄幼子存孤姪遺事爲之泣然流涕曰此先公之隱行也懼其無傳或傳之失其實後之人以疑伯道者疑先公則又滋懼羣等謹識之不敢志今年春文端公子懋應京兆試來京師欲丐當代大人一言以表祖德以成先志乃屬羣爲之序云

夏柳倡和詩序

人之發乎情者春士能歌秋女能怨感時觸緒往往而然然而時之相感每因乎物而動焉當其淑景暄和朱朱白白繁葩競秀則有向榮之觀若夫天宇蕭森霜寒木脫又不勝搖落之傷矣至如夏雲多奇炎暉未却雖桐陰覆戶竹翠當牕不過追新凉消溽暑臨流莎坐其所謂感於物而後動也雖然不物於物而能物物則亦何物不可托與何物不可寄懷耶同里金子際和雅材也偶詠夏柳一章清詞麗藻一時和者響應蓋不減王漁洋秋

椰風致也昔稱王孝伯姿容濯濯如春月椰茲之露葉繁條依依可愛不可髣髴其人耶金子具此與會築室深椰讀書其中收稽古取友之益是詩其筌蹄矣